海面

五靈　呂汶宣

惠風和暢，午間的天空竟是亮灰透著點丁香花般的紫，與稀疏卻錯落有致、又如同浮萍般飄泊無根的雲朵互相映襯著，誰也不奪了誰的風采。雖是如此平淡無波的風光，細細琢磨起來倒別有一番韻味。這種韻味不是蔚藍無垠的天空那種明艷大方的壯麗，亦不是灰沉的天空那種憂郁悲涼的滄桑。此時的天空正穿著一件樸素卻清秀的裙子俯視著眾生，這位鄰家姑娘散發著清雅的韻味。欣賞著這片天空的我，思緒隨著涼涼的海風越飄越遠，看得入神了，把路人的嘈吵都忽略了。

突然，一雙冰塊似的手捂住了我的臉頰，我不禁打了個哆嗦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那位約我到碼頭「打卡」卻又如常遲了十多分鐘的友人。她說道再多看幾眼天也不會變綠變粉的，怎麼看得丟了魂似的。這句話讓我頓時啼笑皆非，只得無奈一笑，用手指了指旁邊的小墩兒，示意她坐下一起欣賞這片風景。很快，又回到了剛才的狀態。我們二人相顧無言，卻是窩心地自然，一切都是如此靜謐美好。

這次，我把視線投向海上。其實，這海也不太談得上是海，對岸是繁囂卻又俗不可耐的港島商業區，亦是香港經濟的核心。一棟一棟乍看差不多樣子，卻又各有特色的摩天大廈像多米諾骨牌般整齊地沿海排列著，當中最為突出的，必然非環球貿易中心莫屬，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外牆十分銀亮，陽光毫不吝嗇地傾瀉在大樓上，為大樓渡上一層層金箔，富麗堂皇。再看環貿中心附近幾座略矮的大樓，又覺環貿中心成了眾大廈的大哥，雄赳赳地帶著「小弟」眺望我所處之地。又再看看被眾大樓圍繞著的摩天輪，摩天輪暗暗的，只有少數陽光曬落在摩天輪上；摩天輪小小的，眼看只有耳環大小，實在可愛得緊。

說真的，我對於這些光鮮亮麗的大廈興趣不大。光的背後總有陰影，這些光鮮亮麗背後，一定也有其陰暗迂腐之處，甚至是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吧！想到此，心緒十分不寧，把視線投向海上。

今天的海一如既往地平靜，蒼色的海上，一朵朵潔白如雪的浪花悄然無聲地綻放著，卻又在眨眼間默然枯萎。唯一證明它存在過的，只有它揚起的鹹鹹的海風，以及見證它比蜉蝣還短暫的生命的我。海風像情人的呢喃耳語一樣在耳邊呼嘯而過，惹得我脊骨發涼，雞皮疙瘩起了一背。此時遠處一艘小如螻蟻般的船無懼冷風，迎風而上，船前行時濺起了一朵朵浪花。船越駛越近，船身亦以眼見的速度膨脹起來，驟眼望去，我竟有一刻覺得白皚皚的船身與浪花融為一體，即將隨浪花散去消逝。船子最終停在了我右方的一個泊位上。這次引起的浪花與剛才的頗有不同，這些浪花不顧一切地拍打著碼頭的牆邊，發出「啪啪」的盈盈笑語。浪花像極了葫蘆花，也就是俗稱的夕顏花，一樣的紅顏薄命，教人為之惋惜。

一陣吱吱喳喳的吵鬧聲傳入耳中，我不悅地向背後瞟了一眼，原來剛才那艘渡海小輪的乘客下船了。從外表及語言可得知他們不全都是遊客，他們一群人從下船開始就一直吵吵鬧鬧，這會兒討論老王家的三兒子娶了個俄羅斯媳婦兒，這會兒又討論起了半島酒店的下午茶怎樣怎樣好吃，再加上他們都穿得花花綠綠的，不知道還以為他們去參加飲宴呢！這群遊客極煞風景，連剛才蒼藍、波光粼粼的維多利亞港也變成了混濁的軍綠色。我與友人無奈地對視一笑，離開了這片碼頭。